

当诗人遇见

秦岭雪

本报记者 巨侃

11月22日，节气小雪，久违的雪花翩然而至。背靠秦岭的宝鸡虽是北方城市，这几年也越来越稀罕下雪了！当城市瑞雪飘飘时，厚重的大秦岭早已是白雪皑皑。

他们写出了秦岭雪的壮丽

秦岭雪，如同秦岭南北方地理分野的身份一样充满了神奇色彩。早在南北朝时期，地理学家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里就写道：“太白山南连武功山，于诸山最为秀杰，冬夏积雪，望之皓然。”秦岭主峰太白山，终年积雪不化，太白积雪六月天，是著名的关中八景之一。

在诗歌最为鼎盛的唐代，无数文人骚客——春风得意也罢，仕途蹭蹬也罢，羁留苦旅也罢，走过路过秦岭，都要用诗歌来吟咏一下他们看到的秦岭雪，以抒胸臆。其中不少佳作名篇流传至今，如罗邛《大散岭》：“过往长逢日色稀，雪花如掌扑行衣。岭头却望人来处，特地身疑是鸟飞。”秦岭北麓大散岭上的雪花，在诗人眼里大如手掌，好似鸟儿一样在空中飞舞，把秦岭雪写得很形象。如元稹《使东川·南秦雪》：“才见岭头云似盖，已惊岩下雪如尘。千峰笋石千株玉，万树松萝万朵银。”描写初春行走

在峻峭道上，峻岭上云似华盖，岩石下白雪如尘，如笋石般的山峰好像上千矗立的玉石，松树林也披上了万多银花。这首诗，写出了秦岭雪的壮丽。

当然写秦岭雪景最有名的，文学史上公推还是祖咏《终南望余雪》：“终南阴岭秀，积雪浮云端。林表明霁色，城中增暮寒。”此诗主要描写终南山的雪后风光，通过山峰与阳光的向背表现了各处不同的景象，又联想到山头的积雪消融后，低处的城中反会增寒，景色虽好，不知有多少寒士受冻。全诗咏物寄情，意境清幽，给人以清新之美。相比之下，韩愈那句“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”的贬谪诗，颇有些怨气，境界不可同日而语。

秦岭春雪见证元白诗坛佳话

唐诗不仅描摹了秦岭雪的壮观，还为后人留下了“你歌我唱”的诗会佳话。

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中唐诗人元稹，元稹于唐宪宗元和五年(810年)自监察御

史贬为江陵士曹参军，经历了五年憋屈生涯。到元和十年(815年)，元稹自唐州奉召还京，道经秦岭蓝桥驿，在驿亭壁上留下一首《留呈梦得子厚致用》的七言律诗：“泉溜才通疑夜磬，烧烟余暖有春泥。千层玉帐铺松盖，五出银区印虎蹄。暗落乌山渐黑，深埋粉岭路浑迷。心知魏阙无多地，十二琼楼百里西。”其中“千层玉帐铺松盖，五出银区印虎蹄”句，以秦岭春雪景观映衬他此刻春风得意的心情。八个月后，大诗人白居易自长安贬江州，满怀失意，经过蓝桥驿，读到了元稹这首律诗。于是，白居易感慨万千地写下一首绝句《蓝桥驿见元九诗》：“蓝桥春雪君归日，秦岭秋风我去时。每到驿亭先下马，循墙绕柱觅君诗。”诗意为：当年初春雪普降时，秦岭一派银装素裹，兄弟呀，你踏着春雪回来了，心情无比轻松愉悦；当秦岭秋风飒飒时，我走了，慰藉我的只有你写在蓝桥驿墙上的这首诗。希望在下一个驿站，还能看到你写的诗，这是我这趟苦旅的最大心愿。这两位唐代新乐府诗歌的主将，他们的友谊和起起落落

的人生遭际，蓝桥驿、秦岭雪，便是极好的见证。

面对秦岭雪他写出对亡妻的思念

面对秦岭雪，有人写出了壮丽，有人写出了趣味，有人写出了失意，有人写出了得意，还有人，写出了浓浓的爱意和无尽的思念。

此人即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——一位唐代诗歌的唯美主义追求者，其诗构思新奇，风格秾丽，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，优美动人，广为传诵。笔者在他众多的爱情诗作中，发现了这首题为《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》的五言小诗。此诗朴素洗练，而又深情绵邈。诗用层层推进、步步加深的手法，写出了一种人生况味。

“剑外从军远，无家与寄衣。散关三尺雪，回梦旧鸳机。”

公元851年(宣宗大中五年)夏秋之交，李商隐的爱妻王氏突然病逝，李商隐万分悲痛。这年冬天，他应柳仲郢之辟，从军赴东川(今四川三台县)。痛楚未定，又要离

家远行，凄戚的情怀是可想而知的。这首诗，就写于赴蜀途中。

让我们细细欣赏：起句“剑外从军远”，点明这次远行的原因是“从军”，即入节度使幕府。“剑外”，指剑阁之南蜀中地区。诗题“遇雪”而作，却从远写起，着一“远”字，不仅写行程之遥，更有意让人由“远”思“寒”。隆冬之际，旅人孑然一身，行囊单薄，自然使人产生苦寒之思，盼望家中妻子寄棉衣来。可是，诗人的妻子已经不在人间，没有人为他寄衣了。“无家与寄衣”，蕴意精深。一路风霜，万般凄苦，都蕴含在这淡淡的几句诗中。

“散关三尺雪”上承“遇雪”诗题，点明了羁旅大散岭的背景，给人以“乱山残雪夜，孤灯异乡人”的凄凉漂泊之感，同时，大雪奇寒与无家寄衣联系起来，以雪夜引出温馨的梦境。读者不妨这样联想：也许因为大雪封山，道路阻隔，作者只能留宿散关驿舍。伤痛倦极，朦胧入睡，睡梦中见妻子正坐在旧时的鸳机

上为他赶制棉衣。“回梦旧鸳机”，以鸳机指代妻子，温馨的画面感十足。清代纪晓岚云：“回梦旧鸳机，犹作有家想也。”用“有家想”反衬“无家”丧妻的痛苦，以充满温馨希望的梦境反衬冰冷严酷的现实。至于梦中与妻子相见欢娱的情景和梦后倍觉哀伤的愁绪便略而不写，留在纸外，让读者自己想象思索了。

诗至此，我们品读，在悼伤之情中，又蕴含着行役的艰辛、仕途蹭蹬的感叹和对前途的期许等复杂感情。短短二十字，概括如此丰富深沉的感情内容，可见李商隐高度凝练的艺术功力。

李白、杜甫被誉为盛唐诗歌的“双子星座”，文学史界把李商隐和同时代的杜牧合称“小李杜”，李商隐沉郁的诗风、精心的结构布局颇似杜甫，这首悼妻诗，也与杜甫的一首念妻诗《月夜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笔者又想到李商隐的另一首名诗《夜雨寄北》：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也许只有巴山夜雨和秦岭雪这样美好的自然景观，才能使诗人创作出这样优秀的作品！

油泼辣子一道菜

杨舟平

菜。有歌谣为证：“虽说湘川能吃辣，老陕吃辣让人怕。辣面拌盐热油泼，夹馍调面把饭下。”

油泼辣子还有另一种吃法，这会让不少南方人惊掉下巴：一盘爆炒绿辣子，蒸馍一馏，冒着热气摆上餐桌，掰一块馒头在辣子盘里使劲一蘸，油汪汪的绿辣子就粘在馒头上，既好看又好吃，三蘸两蘸，一个馒头就下肚了。对老陕来说，只要有了这盘绿辣子，再粗糙的食物都能咽下去。

油泼辣子面、爆炒辣子怎么能成一道菜呢？陕西人吃蔬菜吗？且不说这样吃是否营养，仅辣味就令口感清淡的南方人不敢动筷子，更无法理解。但一辈辈的关中人传承着这样喜好吃辣的饮食习惯，成为老陕的特色吃法。要不怎么能成为陕西八大怪之“油泼辣子一道菜”呢！

油泼辣子之所以成为老陕的一道菜，是陕西人用舌尖反复甄别，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的独特吃法，这种吃法简约不简单。首先与陕西尤其关中地区盛产秦椒有关。秦椒，是辣椒中的佳品，颜色鲜红，辣味浓郁，肉厚油大，表面皱纹均匀，一般分青、干两种，尤以干椒较为有

名，还可制成辣子酱，香醇适口，营养丰富，健脾开胃，素有“椒中之王”的美称。主产地位于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，种植历史悠久，清朝时作为贡品供应皇宫。

辣椒的种植历史由来已久，辣椒的辣味正好合乎老陕吃饭的重口味和蹭馍豪爽的性格，可见秦人喜好吃辣已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把辣子作为一道菜，做足辣文章，这是老陕所独有的。

显然，如今的陕西人餐桌上已不再有这道菜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色香味俱佳的陕菜系列，热量充足，营养丰富，吃得更加讲究、科学。但陕菜的灵魂依然是那一勺香气扑鼻、红亮诱人的油泼辣子。前一阵子我在抖音上看到“热蒸馍蘸油泼辣子”的视频，再现了“油泼辣子一道菜”的惊艳，也撩起我的味蕾，因为胃是有记忆的，一千个老陕心中有一千种味道，其中就有一种是家乡的味道。小时候经常吃的东西，特别是母亲做出的饭菜味道，长大了如果不再吃就会老想。

老陕吃面，没有菜、没有肉不要紧，只要有油泼辣子，有酸醋，再加盐，挑起碗里长长筋道的面条，三下五除二就啜完了。这里的油泼辣子对老陕来说就是菜。陕西有歌谣说：“蘸馍拌菜调干

面，嘴巴一抹嫌得大。”

可见辣子对老陕的饮食是多么的重要，陕西名吃岐山擀面皮、凤翔豆花泡馍都离不开油泼辣子。如今老陕已遍布世界各地，但不论走多远、飞多高，油泼辣子一直是老陕的最爱，有人甚至在外出旅行、出国谋生、外地打拼，背囊中一定装着一瓶油泼辣子。

记忆中的故乡人多年来一直保留着种辣子的习俗，家家户户都有固定的辣子地，从栽辣子苗到打地膜，再到成长为一畦畦红红的辣椒，然后收摘、绑串、晾干；等到辣子收获季节，农村家家户户的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红红的辣椒，映衬着辣农脸上庆丰收的笑脸，好看极了。当然，辣子好吃收种难，前些年，家乡辣农受市场影响，辣椒种植少了，但丝毫不影响老陕吃辣的情怀。女儿在外学习、工作多年，回家后的第一顿早餐一定是家乡的豆花泡馍，并一再叮嘱多放油泼辣子，她说：“家乡的辣子不辣，只有香味。”

老陕爱吃辣子，和老陕泼辣豪爽、刚毅豁达、爱憎分明的性格是密不可分的。油泼辣子，虽然现在已不再是老陕

的一道菜了，作为佐料，依然是陕菜的灵魂。这舌尖上的美味，早已成为陕西人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味道，乡民用辣子除湿气，游子用辣子解乡愁，这是老陕的味蕾记忆，是陕西关中地区饮食文化风俗中具有代表性的元素。



老关中人把辣椒叫辣子，把油泼辣子叫油辣子。辣子不仅是面食中的一味调料，而且也曾是待客的一道菜。

这里的辣子既指用著名的品相好的秦椒磨成的辣椒面，又指成品的秦椒。当鲜红细碎的辣子放到碗或菜碟里时，再加些盐，接着在辣子上面泼上刚烧热的菜籽油，吱啦一声，辣子稍稍泛黄，然后边泼油边用筷子搅拌，如果再讲究一点，在辣子里面加些芝麻、花生、八角等香料，而后用农家醋一激，立时，满屋子弥漫着酸辣香味，一盘香气扑鼻的油泼辣子菜就算出锅了。同时端上一盘热腾

腾的蒸馍或几片切成小方块的锅盔，再上一碗细苞谷糝，客人边吃馍或夹或蘸油泼辣子，虽辣得出汗，但抵挡不住辣香味的诱惑，依然吃个不停，一小碗或一碟油泼辣子风卷残云般地吃完了，而后再“吸溜、吸溜”喝上一大碗苞谷糝，把嘴一抹，一句秦腔脱口而出：“啜饱了！”老陕的一顿晚餐就这样结束了。

这是曾经的老关中人待客的家常便饭，在困难时期算是奢侈的“改样饭”。还有，凡在关中农村长大的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人，小时候都有“油饼馍馍夹辣子”的吃法，那叫一个香。油泼辣子就是每家每户必备的一道

